



「意」吉奥乔·阿甘本著 蓝江译
《荷尔德林之狂》
上海人民出版社

诗意地栖居

□李北园

“人，诗意地栖居。”这句话在中国广为人知，因其高度吻合中国文化中的诗性传统，常被误认为是国产俗语。又因它最早是经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著作被译到中国，版权又常被归入海德格尔(1889—1976)名下。实际上，“人，诗意地栖居。”源于德国诗人弗里德里希·荷尔德林(1770—1843)的诗学思想。

海德格尔与荷尔德林的“相遇”或者“重逢”，是在他离开弗莱堡大学之后。众所周知，海德格尔曾执掌纳粹治下的弗莱堡大学，以纳粹官员的身份担任校长，虽然时长仅一年，但这成为他终生无法抹去的黑历史。在执掌弗莱堡之前，海德格尔注重对“此在在世”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以“此在”为基础对“存在”进行了本体论的解释。辞职之后，他开始注重于对存在本身性质的解释，直接面对存在的真理，对存在的意义进行追问，在哲学研究中开始引入诗歌和艺术。

1935年11月13日，海德格尔在弗莱堡艺术科学协会作题为《艺术作品的本源》的演讲。1936年4月2日，在罗马作题为《荷尔德林和诗的本质》的演讲，第一次以荷尔德林为背景。此后直到去世，荷尔德林都是海德格尔用来阐释自己哲学思想的重要入口。著名的《……人，诗意地栖居……》一文，便是海德格尔1951年10月6日在比勒欧作的荷尔德林诗歌主题演讲讲稿。在这篇演讲中，海德格尔引用荷尔德林《在柔媚的湛蓝中》的诗句，从诗意与栖居的关系入手，来探讨人之生存。当人本真地作诗的时候，诗便发生了，人就不无欣喜，以神性来度量自身。这种度量一旦发生，人就能根据诗意之本质来作诗。而这种诗意一旦发生，人就能诗性地栖居在大地上。那样的情景，海德格尔则引用荷尔德林的诗作《风景》来描绘：

“当一个人的居住生活走向远方，
远处，葡萄园的野节熠熠生辉，
夏日空旷的田野也尽收眼底，
浮现了森林和它们幽暗的面容。
大自然完成了岁月的形象，
当时光飞逝，一页页翻过时，大自然仍在徘徊，
这是纯粹的完美，是上天的光辉，
人也是如此，就像树冠上盛开的花朵。”

荷尔德林是德国古典浪漫派诗人，诗人中年时因情场失意身心交瘁，产生精神分裂，但他的诗歌创作并未就此停止。他的作品书写优美的自然景色，同时又注重主观感情的抒发，流露出忧郁、孤独的气质。遗憾的是，诗人在他生前以及19世纪末未被重视，到20世纪初才被重新发现，海德格尔便是荷尔德林诗学思想的重要传播者。与海德格尔有师生之谊的意大利哲学家、思想家吉奥乔·阿甘本，则关注荷尔德林失去理智的后半生，以“狂”为切入点，进行“居住”与“自我”的哲学探讨。

在阿甘本撰著的《荷尔德林之狂：寓居生活编年史(1806—1843)》中，荷尔德林的一生被整齐地分为两部分：从1770年到1806年的前36年，以及从1807年到1843年的后36年。诗人的前半生在相对广阔的世界里四处游荡，但在后半生，他却完全与世隔绝，寄居在木匠恩斯特·齐默尔的家。写作、沉思与接待访客，成为荷尔德林幽居期间的日常，而从访客们的描述之中，人们得以了解这位伟大诗人后半生的状况。虽然访客们坚持要详细描述一系列或多或少无关紧要的事件和习惯，但荷尔德林坚持认为自己身上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这里啥事都没有发生！”访客们留下来的记录，也成为阿甘本撰著《荷尔德林之狂》的重要资料来源。

阿甘本采用编年史的形式来展示荷尔德林后半生的生活，他交代自己的用心：“我选择将荷尔德林疯狂岁月的编年史与同时期欧洲历史的编年史并列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编年史是否比历史更真实，以及真实到什么程度，读者可以自行决定。无论如何，编年史的真实性最终将取决于它与历史上的编年史之间的张力，这让我们永远无法对编年史进行归档。”

作为荷尔德林寓居生活编年史参照系的“欧洲历史的编年史”，在阿甘本看来，是有着严重缺憾的，因为在那个体系里，伟大的荷尔德林被排除在外，“至少在1826年路德维希·乌兰特和古斯塔夫·施瓦布编辑的诗集出版之前是如此”。乌兰特和施瓦布都是德国诗人，也是荷尔德林首部诗集编辑出版者。但据说，对这两位朋友的帮助，荷尔德林并不领情，他认为自己有能力独立完成编辑出版工作。

荷尔德林的不满，也被阿甘本写进了《荷尔德林之狂》，他尽最大的可能呈现诗人后半生原生态的诗意栖居生活，让诗人自我隔绝和精神状态背后的深刻哲学意涵直接浮现出来。



「英」齐格蒙特·鲍曼著 蓝江译
《生活艺术》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真正通向幸福的道路

□陆远

什么是幸福？我们可能会给出无数种答案，它有关愿望、理想、欲望、安宁。怎样才能获得幸福？这并不是一个庸俗的心灵鸡汤式的提问。古今无数思想者，都试图提供合理的解释。古罗马剧作家塞涅卡曾在《论幸福生活》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所有人都想幸福地生活，但当他们想看清楚是什么创造幸福生活时，却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诚然，获得幸福是如此困难，若在追寻的途中走错了方向，越是耗费努力，就离它越遥远。”哲人的慧眼，穿过两千多年历史的尘雾，仿佛洞察我们这个时代一种尴尬的“幸福困境”：一方面，几乎所有人都相信，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与幸福感的增加紧密相关，“越有钱就越幸福”几乎可以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经验数据都证明，在一定标准的生活需求得到满足后，生活水平的提高反而导致主观幸福的下降，伴随财富同步增长的，反而是焦虑感、不确定性乃至犯罪率。

不止一位学者意识到，是时候反思这样的悖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了。2007年，英国心理学家迈克尔·拉斯廷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诘问：“幸福错在哪里？”这篇文章也引起了著名社会学家鲍曼的关注，他由此出发，从日常生活展开对“幸福”和“人生”的探讨，并在2008年出版了《生活艺术》一书。

《生活艺术》发表时，鲍曼已年逾八旬，身体渐入老境思想却日趋深邃。他引申拉斯廷的观点说，幸福之错，错不在“幸福”本身，而是现时代我们借以衡量幸福的标准和追求幸福的手段发生了偏差。

首当其冲的错误，是以单纯的经济增长衡量生活水平和幸福指数。就像1968年肯尼迪总统在演讲中讽刺的那样：“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把空气污染、烟草广告和解救伤员的救护车都纳入统计……国民生产总值衡量一切，却唯独遗漏了让生命苦难受之冤枉的那些事物。”更何况，在对幸福至关重要的要素中，“大约一半没有市场标价，也无法在商店购买”：爱、友谊、天伦之乐以及伙伴间真正的欣赏、同情与尊重等等。

随之而来的第二个偏差，是社会学家们深恶痛绝(在大多数时候又无可奈何)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人们笃信世界上没有不能与金钱交换的事物，当然也包括幸福。于是，花钱成为获得幸福感最快的捷径。鲍曼写道：“不出所料，所有通往幸福的道路，都指向商店、餐厅、按摩店和其他消费场所……商店越是高档，幸福感就越强烈。获得幸福，意味着得到其他人没有机会得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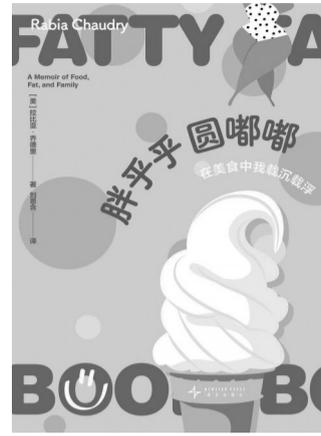
更糟糕的是，“购买”幸福的手续有多快，“买来的幸福”保质期就有多短。互联网为人类提供了迄今为止“购买幸福”最快的方式，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得不面临情绪的迅速变质：清空购物车的那一刻，幸福体验开始启动；伴随着快递小哥的步伐，幸福感不断攀升，并最终在收取快件的那一刻达到高峰。随之而来的，是幸福感“断崖式”地下跌，为了弥补随之而来的精神空虚，我们不得不把目光重新投向购物网站。

《生活艺术》延续着鲍曼著作中那个压倒性的核心主题：自由。在他看来，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我们过分热衷于购物，而在于我们错误地把那种消费主义鼓吹的“购买—使用—抛弃”的无休止循环当成了自由，把命运完全质押在以市场—消费为调节手段的生活方式上，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积极的自由一定且只能存在于生活本身的起起落落中——它意味着高潮和低潮、挫折和希望、部分的成功和不可能实现的梦想之间不可避免地混合。只有准备好直面这些日常挑战的人，才能真正享受到自由带来的回报。借用鲍曼常用的那个比喻，真正的自由是追逐野兔，而不仅仅是抓住它。

不过，鲍曼并不是一个诅咒“自由终结”的巫师，在回顾了从苏格拉底到20世纪思想家解读“幸福”的思想结晶后，他为我们指出一条真正通向自由和幸福的道路：与他人的深度连接、对社会的贡献以及对生活的深刻体验。终其一生，鲍曼都在告诫读者，“不确定”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世上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幸福体验，而只有对幸福的不懈追求，这或许恰恰蕴含着社会前进的动力。学会从既定的社会结构和有限的选择中找出生活的“最优解”，你也可以成为自己的生活艺术家。

阅读鲍曼，你总能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种“悲欣交集”的思想境界，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他的理智，之所以乐观，是因为他的意志。他的社会学不仅仅是一种深深植根于日常经验的理论，更是一种飘浮在充满希望的温暖空气中的关怀。

我在



「美」拉比亚·乔德里著 刘思含译
《胖乎乎圆嘟嘟》
新星出版社

在美食与健康之间

□思郁

这一年读书、写作，都无大的成就，不值一提。但是唯有一事，我倒是没有想到可以坚持下来，那就是健身。

每天在健身房打卡两个小时，一个小时力量，半个多小时有氧，一周六天，从不间断。饮食上做到了极度自律，偶尔周末休息的时候，可以奖励一顿放纵餐。就这样，从年初坚持到了年底，作为一个年逾四十的中年人，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身上的腹肌逐渐有了形状。要说什么动力支撑我坚持这么久？我会说，因为有美食的诱惑。这话乍听起来有点像玩笑，但我是认真的。首先健身的目的，是为了日常健康地生活，只要不是暴饮暴食，现在吃东西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因为你知道很快可以消耗掉。另外，自从开始健身，我就关注了很多美食、探店和吃播的账号，都是我吃减脂餐的时候最佳下饭视频。在美食与健康之间，我不做选择，两者都想要。这大概也是我近期读一本书的最真实的想法。

这本书叫《胖乎乎圆嘟嘟》，作者是美国作家和律师拉比亚·乔德里，这是她的第二本书。她的第一本书是《阿德南的故事》，2016年出版，是《纽约时报》当年的畅销书。她还是五档播客的主持人，其中有扬名全美的个人播客《绝密档案》，这也是最早介绍阿德南·萨义德案件的播客。阿德南案件大概是这样的，在1999年因为被控杀死自己的前女友被捕入狱，但是他一直声称自己是无辜的，案件发生二十三年后，他因为证据不足被释放。乔德里自小跟阿德南认识，后来成为他的代理律师。正是在她的呼吁下，这件案子才从一个无人注意的小案件，变成了轰动美国的冤假错案大案。乔德里后来才据此写了她的第一本书《阿德南的故事》。

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直译的话应该叫《关于食物、脂肪和家庭的回忆》，是乔德里的私人回忆录。乔德里是巴基斯坦的二代移民，书中前半部分讲述了印巴分治后，她的家族在巴基斯坦的生活和移民美国后的生活，后半部分讲述了她在美国的婚姻生活和职业生涯。这本书非常有趣的地方在于，书的大部分都是关于美食，书中掺杂了大量的巴基斯坦的美食、移居美国后对快餐的爱恨交织，书的最后还认真附了很多巴基斯坦美食的食谱，非常细致入微。读前半部分让人垂涎欲滴，乔德里对美食的热爱如此强烈，以至于你在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那种对饕餮盛宴的感受，她会不厌其烦地描述她记忆中的每一道美食的细节，热烈、激情、美味、诱惑，读其中的文字似乎都能嗅到词语中散发出的浓烈的香味。美食成了我们对故乡最强烈的情感认同，以至于在离家多年后，只有通过不断地复制家乡的美食，我们才能找到最深的情感慰藉。但是，伴随着我们对美食热爱的也有身体上不断增重的困惑，这本书最后是关于她对自己身体的认识——相信大多数经历过肥胖阶段的人都会有强烈的情感认同。当身体已经无法承受生命之重的时候，她需要去通过各种方式来缓解身体的焦虑。比如不断地通过节食减肥，然后反弹、运动减肥，然后再反弹，她甚至采用了切除胃的极端方式来减肥，但结果依然反弹。直到最后，她终于意识到，减肥绝不是——一个短暂时期的工作，只能贯穿到日常生活中，把健康的饮食观念和健身的观念变成自己的日常生活习惯，她终于成功减去了70斤的体重。要知道，她胖的时候已经超过了200斤。

这本书吸引我的地方在于，乔德里终于学会和自己的身体做出了和解。一个曾经肥胖过的人都会感受到这种落差，在书的最后，乔德里说，学会不去厌恶自己的身体是一种莫大的解脱，不再把自己的身体视为敌人。当然，如果按照当下的标准，她依然比较胖，但是对一个已经减重70斤的人来说，她已经战胜了自己的身体和心魔，现在最重要的是可以享受一切，正如她所言，“我永远不会剥夺自己享受美食的乐趣，尤其是健康美味的巴基斯坦家常菜，我精通巴基斯坦的每一种食材，我做出的每一道菜都满怀对遥远故土与永诀至亲的眷恋”。只有真正热爱生活的人才如此热爱美食。

她说，或许我仍然是一个胖子，并可能继续当一个胖子，但那又怎么样呢？